

## 芒种



北坝边是家里唯一的麦田，尽管只有两百多地，却是无可替代的珍贵。饽饽、烧饼、锅贴、面条……对那时只有过年才吃到饺子的人，麦子做的任何面食都是一种奢侈。

母亲迈着细碎的脚步走在麦田里，一趟一趟，乐此不疲。在母亲的目光里，麦子从种子下地，到破土而出；从吐花鼓粒，到麦穗瓷实；从嫩芽柔细，到秸秆粗壮；从苗棵碧绿，到通体金黄；半年的时光，母亲几乎天天都在地里。

到了芒种，就到了麦收季节，天地间涌动着成熟的气息。微风吹来，麦的波涛由远而近连绵起伏，仿佛金色的海。母亲的手顺着麦芒抚过，如同触摸婴儿的肌肤，欣慰和期盼尽显眼角眉梢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母亲把一捆已记不清用了多少年的镰刀抱到院子里，搬来一块大磨石，一旁摆好水桶，坐在小凳上，把镰刀蘸湿了，在磨石上用力打磨，一边不停地把水洒在镰刀上。铁锈一点点褪去，锋芒逐渐显露出来……

所有的镰刀打磨好，母亲把它们一字排开，挂在厢房的墙上。那刀银光闪闪，映得整个厢房都明亮起来。

等母亲把攒的白面蒸成饽饽，把腌好的



夏天是热烈的，小麦经过四季的成长，在夏天成熟。孩子们像小麦一样，秋天入学，经历过寒冷的冬季，温暖的春天，在火热的夏天迎来毕业季。

童年的麦收季，不像今天收割机一会儿工夫就收割完了，把脱好的麦粒送到家门口，晒在自家的房顶上。等播种机到地头，把玉米播种完，就把抢收抢种的麦季忙完了。

童年的麦季是热闹而隆重的，小学生有十天八天的麦收假。母亲的准备工作从很早就开始了，她会在菜园里栽几棵莴苣，磨点面粉摊煎饼，准备收麦的时候吃。母亲所有的心思都用在麦收季节，父亲的准备工作会在集市上办齐，“开场扫帚，扬场的锨，木

每年的夏收风风火火的十来天，总算是画个圆满的句号，悬着的心才收了起来。

1973年，我在湖北的房县上小学四年级，夏收季节，学校都要放麦收假。当地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生产队，我们这些部队里的孩子没有所归属的生产队，学校就安排我们在离家近的生产队参加麦收。

10岁出头的孩子也干不了什么，生产队队长就安排拾麦穗。社员们将麦子收割完，捆成捆用钎担挑到打谷场。

我们挎个小竹篮子，来到已清理过的麦田，目不转睛地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走回这头。竹篮子装满了，将麦穗送到打谷场，那里有专人称重，记在台账上。

生产队并没有要求必须要捡多少麦穗，但我们总怕比别人少。捡麦穗的多少学校要考核，是评比先进的一个参考。

生产队有规定，不允许到刚割过的麦子还没有挑走的田里去捡。就这样，10天左右的麦收假，就在拾麦穗中度过了。每天一大早来到生产队，等待队长分配任务，再一趟一趟地往返于麦田和谷场，感受如火如荼的麦收，感受丰收的喜悦。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没有白吃的苦，白受的累，这些经历成为人生财富滋润着我们，积攒在了骨髓里，每每想起，心里总是有一种美好，让人留恋那段少年的光阴。

## 最好的假期

许双福

咸鸡蛋从陶罐里拿出来，再去集上买回两斤肥多瘦少的猪肉，就要开镰割麦了。那天，全家人要起个大早，这是祖辈传下的习俗，趁着天气凉爽赶紧开镰，更是对土地和庄稼的尊崇恭敬。

大姐扛起着镰刀的麻袋包，我提着盛满开水的大瓦罐，小妹爬到板车上，父亲和母亲赶着黄牛，一家人朝着麦地走去。母亲性情刚烈，和善坚强，做事干脆利落，家里的大小事全靠她咬牙硬扛。我们从未看到母亲的愁苦抱怨，即便风雨飘摇，也从未辛酸悲凉。

这时的田野，或远或近都有人在收割，不时传来开心的笑声。母亲把头发找到耳后，朝我们点点头，“还是老规矩，我在前面割，你们后边打捆儿！”母亲弯下腰去，左手握住一束小麦，右手的镰刀贴近麦秆，随着悦耳的“刷刷”的声音，麦子从母亲手里一把一把地放在地上。

麦秆里的清甜在田野里氤氲，吸入肺腑，令人心醉。母亲割麦的速度很快，割倒的麦子如一条黄色的长龙在身后。小妹在麦田里跑来跑去，不时把搓好的麦粒塞到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着。父亲带着大姐和我，把麦子打成大小均等的捆儿，再抱到板车上，摆成高高的垛。装满一车，就赶着牛车

## 流年

叉、簸箕开收的镰，草帽年年买新编”。这是父亲要在集市上置办的麦季，隆重而庄严。

村前有一片菜地是麦收的麦场，通常这里就是种土豆，麦收前把土豆刨了运回家，就把菜地整平洒上水扬上麦糠，用石碾一圈一圈把地碾平就是麦场了。一家一块连在一起，就是整片麦场，如果夜晚来场小雨，那碾平麦场就会省时省力。收来的麦子，要在这里打场脱粒晒干。

父亲的镰刀挂在窗棂上，天亮前拿出磨刀石，把镰刀磨锋利，就带着磨刀石和水先到麦田去了。母亲开始喊我们起来割麦子，我揉着惺忪的眼睛，跟在姐姐身后走到麦田，父亲已经割了很长一垄麦子。姐姐弯腰开镰割麦子，我在后面捆，麦芒很刺，扎在身上又红又疼。

尽管很热也很累，但一想到母亲会送饭来就很期待，母亲会变戏法送来凉拌莴苣、咸鸭蛋、花生米、炒鸡蛋、葱香油饼绿豆饭。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在麦收的时候吃，那份麦田早餐是那样丰盛而难忘，那是丰收的喜悦和祝福，简单而虔诚。

姐姐累了就去找父亲磨镰刀，趁机休息一会儿。父亲说：“磨刀不误砍柴工。”就给



布谷鸟的叫声把麦子催熟了，金色的海引来了收割机。田间路上，来回穿梭的车辆，给麦收季增添了快乐。

青少年时代的麦收季，让我既高兴又害怕，盼了一年的光景，总算能吃上白面馍了，但这季也是农人最累的时候。

麦子一黄梢，农人们开始忙碌起来，买镰刀，购草绳，修车补路，整地碾场。芒种一到，树上的铁钟一敲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学生放假助麦收，村里大会小会讲，广播喇叭上喊“苦战三夏”“虎口夺粮”。

鸡叫三遍，村子就热闹起来，车把式鞭声，牛哞马嘶，老队长扯起嗓子催上工。那些还带着睡意的人们拿起镰刀，在田间摆开了阵势，趁着晨风的凉爽，刷刷刷、噌噌噌，一溜溜的麦子，在镰刀的比试中倒下。

6月的正午，似火的骄阳炙烤着脊背，麦垄间升起滚滚热浪，草帽和浸透汗水的脊背仍在麦浪里起伏着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砸到地上，人们都顾不上擦上一把。一个弯腰就是十几米远，几个冲刺割到地的另一头，他们才直起腰杆，用镰把敲着腰，或是干脆把麦横在腰间，来几个前仰后合，缓解一下全身的疲劳。

## 大运之河

## 母亲唯一的麦田

刘琴

拉回打麦场……

太阳逐渐升高，气温也蹭上来了，令人窒息的浓重的热浪，紧紧包裹着田野，让人汗流浹背，口干舌燥。虽然穿了长袖的褂子，脖子胳膊甚至脚背仍然被太阳晒得黑红发烫，麦芒一扎，汗水一浸，又疼又痒。

我抬头看向母亲，她依旧弓腰割麦。烈日下单薄瘦削的身影，一点一点向前移动着。她一边割麦，一边鼓励我们，“头响不收，响后掉穗，节气不等人哪，加把劲儿抓紧干，收了麦子吃白面！”

三四天的苦干，麦子割完了。全家人晒得黑了一层，身上又酸又疼，却仍不能停歇，要趁着大好天气打场。这时的打麦场，麦子堆成一座小山。两天曝晒，就可以打场了。

晒干的麦子摊在麦场上，用牛或驴或骡子拉着沉重的被称为“碌碌”的大石头碾子，在麦子上上来回碾轧。每隔半个时辰，母亲把压过的麦子翻腾一下，再轧，再翻，一遍一遍，直到麦粒全部脱落。

母亲用大木杈挑去麦秆，再用大木杈把和着麦糠的麦粒堆起来，开始扬场。麦糠随风飘散，麦粒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。扬场是个力气活，壮劳力都累得腰疼腿酸，脖子僵硬，胳膊肿胀得抬不起来。

母亲扬场的本领不亚于村里任何一个男人，她把头发包上一块大布巾，迎着燥热的风，一锨一锨地扬着。麦粒一层一层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。酣畅淋漓的欢乐，淳朴憨厚的笑容，与新麦的清香相互交织，在打麦场上绽放着，挥洒着，重叠着，空气中飘荡的都是甜蜜和欣喜。

父亲带着我们用簸箕把麦粒装到麻袋包里，用推车拉到厢房摆起来。看着一个个饱满结实的麻袋包，我们忘记了晒黑的脸、疼痛的肩和连日的劳累，蹦着跳着，如同一

## 夏天的节日

张辉

我们讲故事，有寓言也有民间笑话，只要听父亲讲故事就不觉得累了。不远的大哥们也会过来听父亲讲笑话、讲历史，顺便喝几碗茶。

麦子割完捆好背到地头，找拖拉机运到麦场里准备脱粒。如果拖拉机忙不过来，就用地排车，我们小孩就在麦场看麦子。运完麦子，父亲和姐姐们抢种玉米和大豆。太阳下，热火如火，父亲的故事总也讲不完，笑声一串接一串。

进了麦场，一盏耀眼的灯笼一整晚，我们几乎没有白天和黑夜，这里成了我们的乐园。只有一台脱粒机，家家户户排号等着，我就一家一家带着捆成捆的麦子，送到脱粒机前，一排号就是一个夜晚。

父亲是一个很友善的人，无论我把号让给几家他都不生气，唯独一点他让我看好了，那就是俗话说的“让粮不让场”，我不能把麦场随便让给别人家晒麦子，这是自己的地盘。

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如果麦场借给别人家用，自家的麦子就晒不干，遇到下雨烂掉了，这可是一家人的口粮。能把晒干的粮食让给人家一点，也不能把麦场

## 太白湖畔

## 布谷叫了

李德显

镰刀把式的身后，是老太太和儿童，他们是捆麦子的。孩童们抱，老人们捆，紧跟割麦把式的步子，一个个弯腰式的麦个子，整齐地排列在麦垄行间。麦田的另一侧，是忙着装车运输的青壮年，这些人一般都是割得慢或是有腰疾的，但他们有得是力气，用木叉挑起一个个麦个子，在马上整齐排列着，不大工夫就堆成了一座山。接着，是在阵阵吆喝与清脆鞭子声中，把麦子运回村中田间。

打麦场是在早熟的黍子地里整出来的，先用铁耙平整，把一个个的土坷垃压成粉面，再均匀地泼上水，晾干后铺上麦秸草，用石碾一遍遍碾压得坚硬而光滑，这就是打轧麦子的地方了。

乡亲们把麦子拉到这里，晾晒后再用石碾碾轧，等轧出麦粒再用簸箕借风抛撒，这些活路称作打场和扬场，这样才能分离出麦粒。有时天气一有变化，男女老少一起涌向田间，把正在打轧的麦子堆起盖好，生怕被雨淋湿或冲泡，这是抢场。

扬场更是个技术活，整个工序由添锨、扬撒、漫场的3个人来完成。扬撒的人弓步弯腰，手端簸箕借风向空中抛撒，拉撒到天上散一片，落到地上一溜线。漫场的头戴草帽，任凭麦粒敲打都不可离开扬场趟子，直到一大堆的麦粒扬完为止。

扬场结束后，三人将扬干净的麦粒分类

群麻雀，嘴里起劲地喊着，“芒种忙，麦上场，烧饼脆，饽饽香，装满篮子看姑娘！”

家乡有习俗，麦子收完，要用新麦做成的饽饽看望家族长辈，与亲人一起分享。在母亲的巧手下，雪白的饽饽镶嵌了红枣，看着就令人馋涎。母亲小心翼翼把饽饽装进篮子，盖上洁白的布巾。母亲的娘家在张家庄，母亲挎着篮子，我们紧随其后，顶着太阳走去，脸上身上全是汗，却不觉得累，不觉得远……自从参军离开家乡，转眼已经30多年，心却牵挂着那片浸透汗水的土地。走在异乡的城市，遥望故乡的方向，眼前总会浮现当年的影像：牛马骡驴拉车运粮，一路步行赶集的乡亲。水井，扁担，镰刀，柴灶，泥泞的土路，零乱的草垛，村头的石磨，古老的水车，朝夕相伴的农具……

难忘的画面，都带着重重叠叠的烟火印记融入岁月的长河。崭新的房屋，富足的日子，生活的甘甜，幸福的笑脸，已是故乡生动的写照……炊烟袅袅的乡村，一望无际的麦子，烈日下弯腰割麦的母亲，已凝成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■成岳 摄影



让出去，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底线，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做人的道理。

麦子脱粒后，麦粒和麦糠是混在一起的。这时候，就用上父亲的木杈和小簸箕了。一大堆麦子，父亲要借助风势扬出去，姐姐用木杈把麦子倒在小簸箕里，父亲顺着风势扬出去让麦粒和麦糠分离，这是一个技术活，既要借风势又要技巧。一会儿工夫，一大堆麦子就扬撒干净，长长的一片就像金色的沙丘。

晒麦子的活留给孩子，我们用木耙一遍遍翻晒，还要看天。如果看见乌云就要准备抢收麦粒，大人们就会急忙从田地赶回来，警惕性不亚于一场战争。

这时候，每家麦场上都会隆起一个草垛。我们在草垛前捉迷藏翻跟头，农村的娃娃们个个都是体操冠军，弯腰翻跟头脚下跟踩了白云一样轻，不用怕受伤，不用怕出汗，叽叽喳喳闹得月朗星稀。

麦子晒好，留下明年的麦种，再把最好的交给国家，装进偌大的粮仓。我的父亲是带头人，他是第一个交粮人，每年都是。

麦田依旧在那里。多年以后的我们，已没有了麦田挥舞镰刀收麦子的感觉。一条条宽阔的路面也可以晒麦子，麦场消失了，收割机在麦田走一遍，丰收已稳稳握在手中。那个一个喧嚷的麦收夜晚，在岁月的回音里变成故事。那盏麦场的灯笼化作农家门前的那棵杏树，那成熟的橙色杏子，如同一盏盏桔色的灯笼，在麦收前后，一缕香甜在心间传递。

■苗青 摄影

堆放。最外面的一层是籽粒饱满的，用着交公粮的；中间一层是一般的，留着集体储备；最里面一层是不饱满的籽粒，留着分配社员的口粮。等到交公粮的时候，粮站的人会把扬场的把式夸赞一番。

那时的牲畜轧场、拖拉机轧场和脱粒机打场，最累的是脱粒机打场的时候。白天在田里割麦、运麦，累得够呛了，夜间还要在场间脱粒。这活儿既脏又累，还要每天干到深夜时分。就这样白天黑夜连轴转，一天下来腰酸腿痛。麦收打轧活路，要持续一个月，就是铁打的汉子，也要秃噜一层皮。

我十几岁就学会了割麦子，也学会了扬场，可生就过敏体质，一遇麦芒和麦尘，就全身刺痒难忍，最怕的就是麦收季节。但生长在农村又躲不过，只能忍着。自从用了上联合收割机，麦收季再也看不到忙碌、劳累的场景。农家十几亩地，一个小时过完麦，买粮车开到地头。种粮大户的智能化耕作，无不让俺这些老农民啧啧称奇。

农忙真的不忙了，就是在这一年一度的麦收大忙季节，农村的绿荫小道上，处处都有晨练和散步的村民。华灯初上的夜晚，姑娘、媳妇们也忘不了在广场舞上一番。我在想，不远的将来，农村和农民这两个词，是否该换新的称谓了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白居易《观刈麦》有诗云：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”诗中描绘了麦熟时节，农人全家男女老少去田中割麦子的情景。谚语曰：“麦熟一晌，虎口夺粮”，麦收时节是农村最忙的季节了。少时的记忆中有很大大人收麦子的画面，而我印象最深的竟是一次拾麦子的情景。

那年，三姐要跟前院的邻居二奶奶去拾麦子，我百般央求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跟着一起去。天蒙蒙亮就出发了，我们5个人，除了70多岁的二奶奶，都是孩子，大的十三四岁，小的八九岁。

那时的生产都归生产队统一管理，青壮劳力都必须跟随生产队统一劳动，只有老人和孩子才是闲人，但私自捡拾庄稼也是不允许的，也不敢到自己所属的生产队去拾。小麦在那时属于细粮，是家里难得一见的稀缺粮食。

拾麦子的地方离家很远，二奶奶穿着她那件一年四季不离身，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对襟褂子，一双裹着绑腿的小脚走得那么快，我们跟着她爽朗的笑声一路往前跑着。二奶奶是我们邻居里的能人，她总能知道哪一天哪个生产队哪一块地放行，带着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一起去拾麦子。

我们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，路的两边都是成熟待割的麦田，一眼望去，像一片片金色的波浪。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路过小溪上的一座生产桥，桥北的一块麦田就是这天要放行的。

割麦子一般都是要趁天没亮，露水没干透就开始了。太阳升高了，麦穗头容易折断掉落。我们到的时候，这块地的麦子已收割了一大半。麦田里正是热火朝天的收割场面，金黄的麦子在青壮劳力飞舞的镰刀下，一片片被割下，打捆运到地头。灿烂的阳光，金色的麦田，伴随着劳动者黑得发亮的赤裸臂膀，组成了一幅丰收的画面。

拾麦子也是要讲规矩的。一般生产队收麦子要有几道程序，先是在地里收割，同时组织运送到场院，然后是复收。复收是指收割以后，组织社员排成一队从田地的一头到另一头捡拾遗漏的麦子。复收一般有两遍，尽可能减少遗漏。然后，才可以进入麦地捡拾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已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围在麦田的周围，时有不讲规矩的老人和孩子趁看管人不注意，快速溜进地头捡个麦穗，被看守人员发现后大声训斥。

太阳升高了，阳光火辣，麦穗爆裂，燥热袭来，在田边焦躁地等着放行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几个孩子竟找到了避暑的地方。麦田的南头，就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溪，两岸铺满绿绿的青草。正是青草茂密的时节，溪水深不过膝盖，水草茵茵，清澈见底，成群的小鱼在水中嬉戏。

我们拔开水草，双手捧起清澈的溪水送到嘴边，一股清凉直透心底，水真甜呀。小伙伴竟在岸边的草丛中发现了一个拳头大的野生南瓜，我们用溪水浸泡清洗后分而食之，瓜肉涩中带着些许甜味。燥热中，我们竟体验到了古人“瓜李漫浮沉”的清凉。

终于等来了放行，生产队长一声吆喝：“放行喽！”顿时，等在田地四周的几十个老人和孩子，低着头、弓着身，箭一般冲向空旷的麦田。金灿灿的麦茬地里，老人和孩子挎着各式各样的篮子，拎着各种各样的口袋，眼睛盯着麦茬间的每一个空儿，唯恐漏掉每一穗金黄。

二奶奶特别有经验，她带着我们专往地头停车装运麦子的地方去，成熟的麦子装车捆扎会掉落些麦穗，留下的麦子也多。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捡拾，偌大的田地里，几乎再也找不到麦子。

二奶奶收获最大，麦子装满了竹篮子和大半个口袋。三姐捡了满满一篮子，我也收获了半口袋。正午前，我们或挎或背着战利品，跟着二奶奶，兴高采烈地回到家。

看着三姐和我捡拾的一小堆金黄的麦穗，娘的脸上笑开了花。麦穗被铺在院子的一块平地上晾晒着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闪着一片金黄的光泽。

几天后，我们吃了一顿白胖饼、香喷喷的白面馒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火辣辣的太阳，明晃晃的麦茬地，清冽冽的小溪水，院子里那一小片金黄的麦穗，白胖胖、香喷喷的馒头，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

## 南 荷北佛

## 五月杏黄犒麦收

张成群

我的家乡在鲁西南农村，每年小满一过，杏儿黄了，家家户户的镰刀、草帽、食物、水壶，还有地排车、防雨用具、生产路修整，样样都要准备齐全了。焦麦炸豆的季节，千百年来被称为“虎口夺粮”，可见麦收的艰难。一忙起来，是吃喝在田间，两头不见太阳的。

家乡也不知流行了多少年的“五月倍儿忙，杏黄犒麦收”，顾名思义就是犒劳忙麦收的人们。

我小时候，一到麦收，农村小学都要放两三周的农忙假。孩子们也晒得黝黑，一趟趟往地里送水、送饭、拾麦穗，大孩照着小孩，真可谓全家老少齐上阵。开镰之前，父亲总要割几斤肥猪肉，或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。赶上好年成，还提前腌上一坛子咸鸡蛋，准备麦收。

有一年老天降，再加上换了小麦新品种，我家的小麦大丰收。颗粒归仓的那天下午，母亲还特意让我去镇供销社打了几斤鱼食散米酒，晚上父亲邀请了帮忙脱粒的自家二叔和拖拉机手三柱，开怀畅饮。一来庆贺丰收，二来商讨秋种。一晃，这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。

而今，麦收全程机械化，高效且快捷。父亲老了，母亲腰也弯了，近年种的田才逐渐少了。去年我回老家犒麦收，正赶上联合收割机开到我老家麦田，不到1个小时，5亩地割完，麦秸同步机械化打捆，按合同被造纸厂拉走了。

龙年五月，街上有卖黄杏的了，又逢周末，我早早地叫醒妻子，换上工作服，一家人开车来到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，买了父母最爱吃的徽山湖鲫鱼、龙虾，向老家赶去，分享丰收的喜悦，犒麦收这浓郁、淳朴的鲁西南风俗，也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## 东 文 西 武

## 那片金色

陆以恒